

颜真卿与天中山

文/图 全媒体记者 李贺建

颜真卿，琅琊临沂人（亦说京兆万年人）。历史的因缘，竟然把这位千古名人和汝南城北高仅丈余的天中山联系在一起了。

安史之乱，成为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。平定叛乱后，缘边及中原藩镇势力急剧膨胀，他们手握重兵，割据一方，或互相攻伐兼并，或勾结对抗朝廷。德宗李适即位后，决心削平藩镇之患。建中二年（公元781年），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抗拒朝命、胁迫使臣，朝廷遂遣西节度使李希烈前往讨伐。李希烈攻破襄阳，梁崇义自杀。然而，次年“淄清节度使李正己又图谋不轨”，朝廷再命李希烈征讨。李希烈率三万人移居许州，表面声称遣使往青州招抚李纳，暗中却与李纳勾结，合谋夺取汴州，还与河北诸藩镇互通声气。建中三年（公元782年），朱滔、田悦、王武俊、李纳各自称王，朱滔派使者到李希烈处，李希烈也自称建兴王、天下都元帅，五贼相互勾结，气焰愈发嚣张。建中四年（公元783年），李希烈攻占汝州，俘虏汝州别驾兼知州事李元平后离去，东都洛阳为之震惊。德宗皇帝派遣儒雅重臣颜真卿前往宣谕，期望能使李希烈幡然悔悟。

颜真卿，开元二十二年（公元734年）中进士，他博学多才、工于辞章。天宝六载（公元747年）迁任侍御史，为人刚正不阿，因而遭杨国忠厌恶，被外放为平原太守，世人称其为颜平原。在太守任上，他预料安禄山必反，便暗中做好防备，并派司兵参军李平驰奏朝廷。安禄山反叛后，河朔州郡大多或败或降，相继沦陷，唯有平原郡固若金汤。起初，玄宗感叹：“河北二十四郡，难道就没有一位忠臣吗？”得知李平到来，玄宗大喜过望。安禄山攻占洛阳后，杀死留守李澄、御史中丞卢奕、判官蒋清，并将三人的首级派段子光送往河北示众。颜真卿担心动摇人心，便欺骗蒋清说：“我认得这三个人，这些首级都不是他们的。”随后，他腰斩段子光。次日，他才取出三人的首级，为其装饰，续接肢体，装殓祭殓，设灵位痛哭，人心愈发归附。在抗击安禄山的战斗中，颜真卿功绩卓著，河阳十七郡共同推举他为统帅，拥兵二十余万，横绝燕赵之地，使叛军不敢急于进攻潼关。至德二载（公元757年），颜真卿在凤翔谒见肃宗，被授予刑部尚书之职，不久又加封御史大夫。代宗即位后，他担任尚书丞，旋即改任检校刑部尚书，累进鲁郡公，世人又称其为颜鲁公。公元779年，奸相卢杞专权，将颜真卿改任为太子太师，并暗示要派他去地方节度使。颜真卿大为恼火，面见卢杞说：“我生性刚直，为小人所憎恨，多次被贬谪。如今我已年老体衰，还望宰相庇护。当年相公的父亲中丞（卢奕）的首级被送到平原，脸上的血迹我都不敢用衣服擦拭，而是用舌头舔净，相公难道忍心不容我吗？”卢杞听后，表面上惊慌失措地拜谢，内心却愤怒不已，准备伺机报复。

建中四年（公元783年），李希烈叛唐，卢杞认为时机已到，便上奏朝廷说：“颜真卿为四方所敬重信服，派他去宣谕，可不劳师动众。”德宗皇帝听信了卢杞的谗言，派遣颜真卿为淮西宣慰使。诏书下达后，满朝文武皆为之惊骇。镇守汴州的宣武军节度使听闻此事，秘密上表请求留下颜真卿，又派人途中拦截，可惜未能成功。颜真卿行至洛阳，河南尹叔则鉴于李希烈反叛迹象明显，劝他不要前往。颜真卿回答：“君命岂可逃避！”

建中四年（公元783年）二月，颜真卿抵达许州见到李希烈，正欲宣读诏书时，李希烈的一千余名亲兵将他团团围住，辱骂声不绝于耳，试图给他一个下马威。然而，颜真卿怒目而视，面不改色。这其实是李希烈设下的诡计，他妄图通过威胁利诱、软硬兼施的手段，将颜真卿拉下水，为其野心

张目。随后，李希烈呵退爪牙，以礼相待，请颜真卿入馆舍。李希烈宴请诸叛逆的使者时，召颜真卿入座，并让倡优演唱斥责朝廷的戏文。颜真卿听后大为震怒，质问李希烈：“你身为人臣，怎能让人如此胡作非为？”说罢拂衣而起。李希烈无言以对，只得喝令停止演唱。此时，号称“四王”的冀王朱滔（本幽州节度使）、魏王田悦（本魏博节度使）、齐王李纳（本淄青节度使）、赵王王武俊（本承德节度使李惟岳的部将）的使者在座。他们看着颜真卿对李希烈说：“久闻太师名德高远，相公欲建立帝号，如今太师到来，岂非天命所归、正位之选？若想求取宰相之位，又有谁能先于太师呢？”颜真卿听闻这些无耻谰言，声色俱厉地斥责道：“我的兄长颜果卿讨伐反贼安禄山时被害，临死前骂不绝口。我今年已近八十，定要坚守兄长之节，死而后已，岂会受你们这些人的诱胁！”李希烈无可奈何，只好将他拘留起来。李希烈贼心不死，在院子里挖了一个深坑，名为“坑颜”，企图活埋颜真卿。颜真卿却泰然自若，若无其事。当听闻唐将张伯义在安州战败被害时，他悲痛欲绝。其后，李希烈的部将周曾、王珍等秘密与李勉联系，计划在进攻汝州时回兵杀李希烈，奉颜真卿为节度使。可惜事情败露，周曾等被杀，李希烈遂将颜真卿送往龙兴寺。

德宗兴元元年（公元784年），即颜真卿被困的第二年，李希烈攻陷汴州，自称大楚皇帝，派人向颜真卿询问皇帝即位的礼仪。颜真卿回答：“老夫年事已高，曾掌管国家礼仪，所记得的不过是诸侯朝见天子的礼仪罢了！”李希烈又派人在院中堆满干柴，泼上油脂，对颜真卿说：“你若不肯屈节，便自行跳入火中。”颜真卿毫不犹豫地投身赴火。李希烈见无法使其屈服，加上此时德宗复位，诛杀朱泚，李希烈的弟弟希倩因在朱泚党羽之中而被诛杀，可谓雪上加霜。李希烈大怒，遂派遣阉奴与景臻等将颜真卿缢杀。

颜真卿的爱国精神、光明磊落的品格，成为千秋万代的榜样，汝南人为他树碑、造庙，并将其所书厚重遒劲、气势磅礴的“天中山”三个大字，刻石立于天中山侧，为后人瞻仰、凭吊。

千百年来，汝南人对正气浩然、国家栋梁的颜真卿尽节蔡州，有说不尽的仰慕和怀念，但颜真卿的遇害是在现在汝南的龙兴寺或是确山的北泉寺，还是一桩悬而未决的历史公案。颜真卿为什么写“天中山”，也未见有人探索。对历史问题的辨识，要有可靠的文献或古迹。考查颜真卿生平事迹，最有权权威性的资料，要算后晋刘昫等所撰写的《旧唐书》和宋代欧阳修、宋祁所撰写的《新唐书》中的《颜真卿传》了。《旧唐书》中写李希烈在周曾事发后写道“遂送真卿于龙兴寺”，之后作表，写墓志、祭天都是在这里。但龙兴寺在哪里，文献不载，也没有一点遗迹可寻。《新唐书》中说：“（周）曾死，乃拘送真卿蔡州”，之后的作表、墓志之类的话和《旧唐书》是相同的。被害时“年七十六”，（《新唐书》为“七十七”），欧阳修写书晚于刘昫一百余年，他读过《旧唐书》是不待言的。颜真卿生于唐中宗景龙三年（公元709年），德宗兴元元年（公元784年）遇害，算是虚龄七十六岁而不是七十七岁，欧对刘错是无可争辩的。对颜真卿被拘留的地方，《新唐书》之所以写“乃拘送真卿蔡州”而不说“遂送真卿龙兴寺”者，也是察觉到这种说法是不妥的。龙兴寺究竟在哪儿，没有遗迹，后世也无文献记载。相反，据《大明一统志》卷三十一载：“北泉寺在确山西北一十五里，唐名资福寺，即叛臣李希烈害颜真卿处……”清康熙二十九年编《汝阳县志》卷之二“寺观”及“寺庙”（续）所载，包括已废弃寺庙共76座，但无“龙兴寺”。清嘉庆年《汝宁府志》地图中不见“龙兴寺”，卷十三“寺观”，并无龙兴寺的记载。而该卷中却有颜真卿死于



汝南天中山文化园内的颜真卿雕像

“北泉寺”的记载，原文如下：

北泉寺在确山县城北乐秀两山之间。隋时建，唐名资福，即颜真卿死节处。宋崇宁间重修，改为万寿寺。寻改今名。

又《确山县志》清乾隆卷之一“寺观”载：“北泉寺城西北十五里昔颜真卿被缢杀处。”北泉寺内有颜鲁公祠，祠内有颜真卿坐像，西门悬有其手书的“天中山”匾额。从资料和现实遗迹看，龙兴寺可能是资福寺之误。《新唐书》之“乃送真卿蔡州”，是说颜曾被囚禁在蔡州城，后转资福寺亦在蔡州地界，这是说得通的。

天中山乃一高仅丈余的人为的小丘阜，原名天台山，唐代以前不见于文献记载。清代汝南诗人孙廷树咏汝南盛景诗中说：“天中山借真卿重……”蔡州地区不乏名山，颜真卿为何对此小丘阜情有独钟，更改为“天中山”的美名并题写呢？揣情度理，其寓意是深刻的，前面说了很多颜真卿的为人行事，根本就在这里。他维护国家的统一，反对分割和叛乱，对身居高位的奸佞和国戚，决不苟合，像一座巍然耸立的高山，雄峙天中，面对死亡，泰然自若。他的浩然正气，使乱臣贼子惊恐，他完全相信，即便被加害，也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。颜真卿的希望并没有落空，清乾隆年间汝南知县王元梅游天中山咏《颜鲁公书碣》诗云：

天中山畔旧题名，石碣摩挲字迹明。

想见当年忠义气，淋漓墨落笔纵横。

游览天中山，王知县的感怀和涌动的心绪是有典型性的。颜鲁公的“忠义气”，将千秋万代激励后人，蔑视残暴，扫除奸佞，它将永世缭绕天中山头，和天中大地同在。

